

熊熊烈火中，我已折成幾根短竹片，雖然不斷地發出「吱！吱！」的叫聲，但那不是痛苦而是喜悅。這時聽到小胡告訴媽媽說：「掃把的壽命好短啊！」女主人以一種智慧、經驗的口吻回答說：「孩子，他的壽命雖短，卻已完全付出了生命的光華，沒有半點虛擲。」

回憶過去，剛與其他兄弟從家庭式的工廠製造出來時，我悄悄地睜開一隻眼睛，睜開一隻眼睛，帶著幾分憂與喜，憂的是不知自己將扮演怎樣的角兒，喜的是對於這個萬花筒般的世界感到非常好奇。

過些時日，終於有動靜了。一天傍晚，有一個商人出現在門口，只知道他與主人喃喃幾句，就把我們全部推進車裏，他粗心的動作，攪得我暈頭轉向，心中直埋怨著，這人真兇。就在神智尚未恢復

之前，突然又有人推了我一把，喊著：「大哥！我們到另一個新世界了。我眼睛一亮：「雜貨店！」

「哇！房子裡琳瑯滿目，有著各種新鮮的朋友，有各種新鮮的朋友。伯以老成持重的口氣繼續說著：「你知道今後該如何生活嗎？」

「你還為剛剛的事生氣嗎？」我沒有理睬他，伯以老成持重的口氣繼續說著：「你還為剛剛的事生氣嗎？」

「你還為剛剛的事生氣嗎？」我沒有理睬他，伯以老成持重的口氣繼續說著：「你還為剛剛的事生氣嗎？」

「你還為剛剛的事生氣嗎？」我沒有理睬他，伯以老成持重的口氣繼續說著：「你還為剛剛的事生氣嗎？」

「你還為剛剛的事生氣嗎？」我沒有理睬他，伯以老成持重的口氣繼續說著：「你還為剛剛的事生氣嗎？」

艾提提的自述

世漢

人，他是體驗不出人生意義的。然而真正的生活就是將真誠與生命全部奉獻出來。這時，我屏著氣息，專心的聽著，接著把叔叔也發言了：「孩子啊！如果你老是在自大與不滿中活著，你就無法掃平你的心，更何況你還要為社會服務呢？有句話說：『己欲立而

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善思！善思。這時不自覺地淚水奪眶而出，我的心已被撫平了，更看到在他們的眼光中，是充滿著期盼與祝福，希望我能趕快到社會上服務。

終於，機會來了。有一天，一個婦人家帶著小孩子上門，告訴那位先生想買

一枝掃把。我瞪大眼睛，望著婦人，巴望她快快把我買下，三挑四選後，婦人最後還是看中了我。帶著喜悅、企盼的心情，我揮手向大家告別。

新環境，桌椅朋友可真多，一點都不寂寞，但天所面臨的都是既髒又臭的污地，一眼睜過去，地面盡是灰塵，我心中吶喊

著：『我一定要使這地方成為淨土。』我不停地彎下腰去掃，看他們在那兒躲，掃著，掃著，一顆不耐煩的心，竟隨著灰塵揚起，我勉強地按捺下去。

結果，地面掃好了，情緒也消了。午後，新鮮的心情再度提起，我快快樂樂的到廚房去，哇！太好了，老朋友！拖把先生也在那兒，我高興地向他打招呼：「嗨！老朋友，您可要幫忙我呀！」

拖把先生眼皮的沒抬，無精打采的靠在牆邊，似乎對我的懇求，充耳不聞，我的心像被冷水澆了一般，涼了半截。我好想念伯伯叔叔他們……

有一次，正當我貪婪在睡意中時，小主人把我找去，來到了廁所，旁邊竟遺留著糞便，一股悶氣油然而生：怎麼連這一點衛生都不知道，專要找我麻煩。幾天下來，我也快熟了……

布衣暖

菜根香

念佛滋味長

融見

一聲聲的阿彌陀佛散佈於香光寺的每一寸泥土上，迴盪在遼闊的虛空中，儘管天氣奇寒、氣溫驟降，我卻聽到每一位行者的心靈對阿彌陀佛，懇切熱忱的呼喚……

沒有富麗堂皇的法具，只有用木板架成的壇城，加配幾盆鮮花，但這些並沒影響這群流浪的遊子們百般思念的心情，回願生死道中漂泊了這麼久，多麼希望找個歇腳處——投入彌陀的大願海裡。

一件百衲衣，幾條菜根香，為難生死，為得道故，專誠念佛，雖然平淡卻有個中滋味。平日在安隱閑逸當中，儘管也持佛名號，但卻不夠真切，內心總感飄忽不實；而此刻的佛七我深信：縱有千年堅冰的罪業，也能賴彌陀萬德洪名，消融淨盡。啊！布衣暖，菜根香，念佛滋味長。

過行是如

七十四年十一月廿六日
今天早上考沙彌律儀時，我都答不出來，原因是我輕忽了「沙彌律儀」這門課，事實上考前我是看過的。

我就讀大學時，我發心把我所知的皆分享給同學，結果我唸得十分自在。後因興趣問題，我轉入另一所大學，我一直覺得自己身體差，趕不上進度，且要修的課太多，於是便依賴別人的筆記，結果心不自在，書更是唸不下去了。

一次與師父一起搭車，師父要我學電腦（當時我尚未出家），但我却想著：「我若答應去學電腦，以後豈不是又得多花一份心思嗎？」

晚上打完了三陣鼓，心中不禁地叫出：「好好的挫折感啊！因為我總希望自己能一拿起鼓槌，便可以愉快勝任——藉著鼓聲來傳達作息的訊號，也而我要把握的却是現在。」

公事辦，公事辦完辦私事……；然而事實總在攪我冷水。記得小時候，坐在海邊，我總要看那襲捲而來的大浪，且希望那浪潮一次比一次高……；每當它落下來時，我的心裡就有說不出的惆悵……；那浪濤仍在起伏中，儘管它是那麼的澎湃，但此刻的我彷彿透視了它寧靜的海面。收拾一下思緒，我想：此時我的心境是應該如大海一般。因為不管外境如何，究竟是起伏生滅的，而我要把握的却是現在。

小沙彌



湧泉之歌

問渠那得清如許，
為有源頭活水來。

七十四年十一月廿六日

我就讀大學時，我發心把我所知的皆分享給同學，結果我唸得十分自在。後因興趣問題，我轉入另一所大學，我一直覺得自己身體差，趕不上進度，且要修的課太多，於是便依賴別人的筆記，結果心不自在，書更是唸不下去了。

一次與師父一起搭車，師父要我學電腦（當時我尚未出家），但我却想著：「我若答應去學電腦，以後豈不是又得多花一份心思嗎？」

晚上打完了三陣鼓，心中不禁地叫出：「好好的挫折感啊！因為我總希望自己能一拿起鼓槌，便可以愉快勝任——藉著鼓聲來傳達作息的訊號，也而我要把握的却是現在。」

公事辦，公事辦完辦私事……；然而事實總在攪我冷水。記得小時候，坐在海邊，我總要看那襲捲而來的大浪，且希望那浪潮一次比一次高……；每當它落下來時，我的心裡就有說不出的惆悵……；那浪濤仍在起伏中，儘管它是那麼的澎湃，但此刻的我彷彿透視了它寧靜的海面。收拾一下思緒，我想：此時我的心境是應該如大海一般。因為不管外境如何，究竟是起伏生滅的，而我要把握的却是現在。

小沙彌

小沙彌

景行長映中心

蓮池大師傳讀後感

瑜見

剛開始讀大師傳記時，內心只是急著趕快把它看完，可是隨著書中的介紹，見識到大師的生平事蹟深深吸引了，竟捨不得看那麼快，究竟其吸引力在何處？

一者，奉木主遊方——大師出家後，四處遊方參學，時其母逝世未滿三年，亦即大師之服喪尚未期滿，理不該遠遊，可是大師參學願切，便持其先母木主遊方，每食必供養，居必禮拜，這可見大師念親恩之至深矣。

二者，參學不倦——出家的參學有兩種，大師採遊方參學。因為當時有許多僧人對「趙州八十猶行脚，祇為心頭未悄然；及至歸家無一事，始知虛費草鞋錢。」不重視前二句，只採後二句認為遊方祇是徒浪費草鞋錢來掩飾個人的貢高我慢及惰性，於是大師就以自己形單影隻四處遊方，不憊不懈，增廣見聞增長智慧，來對當時的僧人，不知自己是否真已歸家，真已無一事，提出呼籲。

三者，善用心力——大師遊走四方，至杭州梵村，定居雲棲寺，山民苦於虎患，大師即為其（虎）誦經施食，從此虎患不再。又有一次村中久旱不雨，大師循田念佛，大雨即降。另一次是村民來往之朱橋老是被潮水沖壞而導致多人喪命，大師應村民所求發動建橋，每下一樁持咒百遍，致潮水不至，朱橋順利如期完工。又村中流行瘟疫，蔓延猖獗，大師為此舉辦禱祈法會，法會開始不久，瘟疫蔓延之勢不再，許多奄奄一息者亦復甦了。

春風化雨



心念

心師父開示 / 見馬記

行者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不可不略「心念」的觀照。我來講一則古德之行徑與大家共勉。虛雲老和尚是眾所欽仰的近代高僧。最初虛雲老和尚是住在山洞修行，一日，外面下著大雨，有一隻母老虎叫著一隻小老虎到山洞裡避雨，這時候，老和尚等於身居虎穴，生命受到很大的威脅，面對著眼前飢寒交迫的老虎，老和尚卻心如止水，沒有絲毫瞋心及殺心，結果老虎似乎也通人性，只是靜靜地蜷伏在洞口，深恐打擾老和尚的清修，這是什麼道理呢？主要是老和尚心中所起的都是善念，自然那些老虎也能受到感通，不僅彼此不會傷害，進而彼此還能相互護持。所以，大家不要忽視「心念」對行者的

讓人放心不下，就是德行有偏，如果「做學問偏袒己見弊帶自珍」，讓人放心不下，就是智慧不足。大家既然是發一片好心來出家，且生死都要了脫了，更何況是自己的缺陷、不足，就要勇敢地面對它。深思反省，自己令人不放心的地方在那裡，不要落入人我是非的煩惱中，而更積極的是能擅取別人的長處才華，在心態上、言語上隨喜成就他人，萬不可在言語上自貶或尖酸地嘲諷他人。

滴益大師有一句話：「身見重者，宜苦行消之，貪愛強者，宜苦境鍊之，人我山高者，宜逆緣挫之」，所以，要將自己修行心境落實生活上，調柔恭敬、磨練性情，是必須經過種種事相的磨練，行者要學作大地土，堪受一切有情物的打擊踐踏，逆來順受，生長萬物也運載萬物，諸佛菩薩在因地修行時，就是這樣——「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對於自己該放下什麼或提起什麼，清清楚楚，這正是我們應該去踐履的。

作務

悟師父開示 / 自序記

前幾天我在整理西序關房後面的牆上牆時，心裡直想著百丈禪師說過的這麼一句話：「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當時百丈禪師已屆八十高齡了，依然每日隨眾出坡工作，他的弟子很孝順，心想師父的年紀這麼大了，實在不應該再讓他出坡作務，但却也不想出什麼法子來阻止，後來有一位弟子就提議乾脆把老禪師的工具藏起來，這樣老禪師找不到工具自然就不會再工作了。結果，老禪師竟然從那天開始不再進食

行者本色

心師父開示 / 見馬記

一個行者應該是坦坦赤誠的，不論什麼時候都要清楚自己到底要什麼？如果「做事虎頭蛇尾」讓人放心不下，就表示自己能耐不夠，如果「做人寬己薄人」

中國第一位比丘尼——淨檢

集全傳尼丘比自錄 /

淨檢比丘尼，晉朝人。俗名仲令儀，是武威太守仲誕的女兒，家住江蘇省彭城縣（即今江蘇省銅山縣）。（以下簡稱仲女）
仲女年少時聰敏好學人人敬愛。婚後不久，她的丈夫不幸去世。頓時她失去了所有的依靠，連生活都沒有著落。在傷心絕望之餘，猛省到世間榮華富貴的短暫與虛幻，心裡不禁自問：「我到底要往那裡去？」

為了維持生活，她在遊宦的貴族子弟府中當琴書的家教，教書生活中，由於對生命答案的渴求她接觸到了佛法，這是她生命真正的轉捩點。她對佛法不斷的探求充滿了法喜；唯一的遺憾是沒有人能夠正確的指引她——當她無法解答的時候，畢竟在當時的社會女子學佛是沒有啊！
正好，那時有一位比丘尼——法始法師到宮城弘法，並在西門建立了一個道場。法始法師精通經教，於是仲女親自參訪禮座。法師的開示掃除了她積集已久的困惑。她鑲而

不捨的精進研讀。凡是向法師請教的經典，總是徹夜不眠直到了解旨趣為止。她常想：如果不趁著現在趕緊把握，深入佛法的堂奧，那麼這一個殊勝因緣稍縱即逝。
這一天，她恭謹地向法師請教：「佛經上常記載著比丘、比丘尼，可見得女眾也能夠剃度出家……請求法師慈悲成就弟子圓頂。」
「雖然西域有男眾、女眾的修行人，可是目前在中國戒法還未具足！」
「既然稱為比丘、比丘尼應該只是性別上的差異，難道說連他們受持的佛法也不一樣嗎？」
「我曾聽西域的法師說比丘尼要守持五百條戒律。我想他們的守持點在這兒吧！待我請示和尚（註：後再告訴妳。）」
於是領了仲女到智山和尚面前請法，並提出了剛才的問題。
和尚答道：「比丘尼戒和比丘戒大致上是雷同的。只是比丘尼增加了許多微細戒。不過中國到目前為止並沒有比丘尼的戒法，所以你們

從來果禪師和虛雲老和尚年譜中，我們都能感受到，他們對佛法教法的深信切願。我現在再舉一個例子：嘉義林森路有一位林×居士，林居士，他沒讀過什麼書，但很會念阿彌陀佛，不管何時何地都是在念阿彌陀佛，因此大家順理成章都叫他阿彌陀佛。他很喜欢講經，但是他講經時總是東拉西扯，沒有章法組織，他到底在說什麼，雖然沒有完整的表達，但大家還是很喜歡聽，就這樣大家都跟著他念阿彌陀佛。他度了很多人，像周居士，張老師都是由他的關係而學佛的，他不懂什麼大道理，只知道念阿彌陀佛，每天一大早就念著阿彌陀佛出門去。只要聽說那個人要去佛寺禮佛，親近善知識，他馬上就放下工作陪他去，回來後再做生意，他不太會做生意，實際上他也不可能把生意經營的很好，因為他忙著度眾生。
那時候張老師還沒信佛，生了一場重病，經年累月輾轉病榻。他得悉後立即去探望，勸他讀六祖經，也常常邀幾位居士去與張老師討論佛法。有一天林居士就跟張老師說：「我覺得你書讀得多，應該發一個願吃長素，出那裡？」

歡喜讚歎，因此對他的發心修行更加恭敬。
淨檢比丘尼不但持戒嚴謹，還孜孜不倦於經教的研究探討。她對於一切的供養業之如弊礙，他從不掛聖個人的利益，總是為佛法的修學，大眾的利益著想。
升平末年的一天，突然又是芳香滿室，同時天空中出現了紅色的祥光，光芒中大眾見到一位手捧五色蓮華相貌莊嚴的菩薩，自空中冉冉而下。淨檢法師見了這個情景就合掌安祥地告訴大眾說：「你們好好持戒修行。我先走了。」隨後騰空而去，天空中又出現了一道深刻的彩虹，直達天上。法師圓寂那年七十歲。
註一：乃西域罽賓國沙門智山比丘。晉永嘉末年來到中國弘法。可惜當時的人福報淺信心薄，無法體會和尚的德性與志業，過了幾年智山和尚就離開了中國，回到了他的祖國。

文 / 自謙

阿彌陀佛 您在那裏？

悟師父開示 / 見馬記

打佛七強調的是行門功課，不著重開示，講開示本身是輸入

知識，平時大家上課已經輸入了很多，現在既然是打佛七就只要求阿彌陀佛和你在一起，但這必須你自己用功觀照。古時候，有一位祖師，對人開示後，就站起來去上廁所，接著說連上廁所這樣一點小事都要親自去做。同樣地，我們現在尋找阿彌陀佛在那裡？也是無人可替代的。
明朝紫柏大師曾說：念佛最親切的時候，是在我們最快樂與最痛苦的時候。老實說，我們現在再怎麼痛苦還比不上二位媽媽生有一個小孩那樣的痛苦，但那是業報，是一種無奈。而現在我們所能感受的只是兩條腿的痛，這比起臨終時的痛苦相去太遠了，所以古德說：平時用功十分，痛時剩七分，而臨終時剩一分，如果痛苦時能不失念，即是正念，這正是我們要提起正念的時候，這樣才不會枉費出家一場。所謂「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為」，大丈夫所要做的是什麼？如果真要弘法，要走入佛陀所說的教法，不是在冷氣房喝咖啡，就可以進去的，一定得付出相當的心力才可進去，所以此刻無論如何也要咬緊牙根，再苦再痛都不能忘失彌陀聖號。

家以後也不能給你授戒。……縱使可以向大僧求受沙彌尼十戒。……可是又到那裡去找和尚尼依止呢？
仲女出家求法的決心並沒有因為這些困難而動搖。他毅然決然地落髮了。同時有廿四位女眾與她一起發心出家。她們至誠懇切的請求和尚為她們授沙彌尼十戒，之後就在西門的另一個地方修建了竹林寺。仲女的法號——淨檢。
淨檢（仍是沙彌尼）與徒眾們的共修是條理不紊的。在潛移默化中達到水乳一和的淨檢和合共住。她們唯一的遺憾是尚未受具足大戒作如法的比丘尼。
咸康年間，僧建比丘從月支國取得了僧祇律的尼眾戒本和羯磨本回到中國。於升平元年二月八日，在洛陽設立戒壇，也請了曇摩羅多比丘來主持傳戒。淨檢和三位沙彌尼在戒壇上，從大僧比丘處求受了具足戒，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比丘尼。羯磨那天，全體大眾都聞到了股股芬芳濃郁的香氣。沒有一個

來弘揚佛法，請你把你的病給我，你來發願如果病好以後，願意出來弘揚佛法」。話才說完，當場就吐了一口血，回家後就生病了，而張老師因為發願病情反而漸有起色。後來林居士得了肝癌，不久就往生去了。最可貴的是在他生病的那段日子，他依然是每天笑哈哈的，充滿著歡喜，並沒有因為他病苦使那些學佛的人退了道心。往生前還自己先行沐浴穿起海青跟親友告辭，然後打坐念佛安祥的走了，一點痛苦也沒有。
在這個例子的後面寫下了林居士對佛菩薩的深信與切願。而且，這個信願可以用來加在別人身上。這不是知識可以解決的問題，也不是擁有萬貫家財，顯赫名位可以處理的問題，就是憑著一句彌陀聖號，一切不可思議功德都由這裡產生，這是很值得大家去深思的。千經萬論，一切法門同歸到一句彌陀聖號上面，只要彌陀六字洪名抓牢，定可幫助我們度過生死洪流，你們看牆上的標語上寫著，念念要迫切，要椎心泣血，要由肺腑裡面念出來，大家提起佛號來——阿彌陀佛您在那裡？

我們的師長

總指導 / 心志法師
悟因法師
明迦法師

顧問 / 見愍法師
自翰法師
見弘法師

營主任 / 見暉法師
授課法師 / 自慧法師
見胤法師

引贊師父 / 見翰法師
見胤法師
自慧法師
自範法師
自運法師

見寬法師
自衍法師
自運法師

發行者 / 釋悟因
編輯 / 香光寺
地址 / 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49-1號
電話 / (05)2541267
郵政劃撥 / 03308694-香光寺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出版

一季的豐收

大師父的話

「香光兒童才藝夏令營」，是香光寺的師父們在今年暑假獻給全國兒童的一份禮物。藉此特刊，我們將它的成果呈現給所有參與它、關心它、維持它的人，讓我們一起分享未來的國家主人翁——孩童們的歡笑與成長。

民國七十年，我們秉持著實踐佛陀的悲懷，為了國家健康幼苗的培育為宗旨，克服了時間、空間、經濟以及種種經驗不足的困難，舉辦了第一屆「香光兒童夏令營」。為佛教兒童的教育天地邁開了一步，而且我們更努力透過各種活動的設計，將佛陀慈悲的精神在這廣闊天眞純潔的年齡裡，深深烙印在小朋友的心靈，伴隨著他們成長，在潛意識中成爲他們日後行爲準則的引導。就是這個理想，我們接著辦了第二屆兒童夏令營，在與小朋友相處的日子裡，以及結營後從各地紛飛而至的家長報告，孩子們流露的懷念心聲，雖然只是很簡單的隻字片語，由此讓我們更具信心肯定在這國家經濟繁榮，社會進步的時代，佛法是孩子成長的最佳導航。但我們並不以活動後熱烈迴響的成果爲滿足，一次、一次的再構思、再突破，希望使這份理想的實踐更落實、更完美。



稟著佛陀的悲懷
我們嘗試携手奉獻
爲這一片
尚待開墾的園地……
奔波、忙碌、
披荆斬棘……
正當收拾汗滴之餘
猛然回首 竟發現
已是
一季的豐收——

在今天的夏令營，我們依據幾次的經驗，以知識性、啓發性、創造性、倫理性爲原則，編輯各科教材，以才藝營的方式，打開小朋友另一個學習的層面，發掘孩子的潛能，寓教育於娛樂；並設計各種遊戲、戲劇，由引禮師父及經過特別訓練的輔導員來引導孩子的想像力，組織表達能力，且從活動中培養孩子堅忍耐勞及團隊合作的精神。意外地，我們發現眼前的這些孩子，平日只曉得頑皮笑鬧，但在學習的過程當中，有令人眉促的喧嘩、嬉戲，也有令人感動的鏡頭，當他們在大殿做早課時，稚嫩的誦經聲，虔誠禮拜的神態，却是那樣的寧靜、專心，仰著頭，一臉誠敬肅穆地問：「爲什麼佛陀可以成佛，而我不可以？」時代在變遷，社會在轉型，儘管今日的人心物慾橫流，很多人汲汲於物質享樂的追求，然而這群天眞無邪孩子的表現却告訴我們，何必擔憂，將來社會的棟樑，佛門的龍象，是一片繁榮的生機，這已撒下的菩提種子，終會發芽。幕落了，一切歸於寧靜，相信此刻孩子的笑聲，兒語已在那邊響起了；而在大朋友所留下的心跡中，我們看到這群年輕人付出生命的喜悅及肯定。

小朋友善根的培植，大朋友福慧的萌芽，以及師父們理想的實現，您說：這不又是豐收的一季嗎？



給佛陀的一封信

親愛的佛陀：

佛陀，我有許多話要跟您說，這些話都是不敢跟爸爸、媽媽以及老師說，因為我怕他們聽了會生氣，只好跟佛陀您說。

我家鄰居養了一隻小狗，小狗的毛是黑色的，大家都說牠是一隻髒狗，而不敢跟牠接近，媽媽也叫我不要太接近小狗，我不敢不聽所以就沒有接近小狗了。

我覺得小狗很可憐，早晚沒飯吃，而每一次下雨，小狗都淋著雨，還受別人的踢打，佛陀啊！請您告訴我，牠為什麼要受這種「ㄇㄨㄟ」，小狗牠又「ㄇㄨㄟ」了。

弟子 詹雅慧頂禮

嘉市僑平國小 四年乙班

詹雅慧

親愛的佛陀：

我是中國的香光小朋友，從小我就聽說過許多有關您的故事，這些故事讓我知道了一些做人的道理以及待人接物的方法；然而，在我心中有一個結，那就是，為什麼您能成佛而我不能呢？

媽媽告訴我：非洲的難民之所以以吃不飽，穿不暖，都是因為前世浪費的結果。這句話常在我的腦海裏，也因為如此，在我的字典中，也出現了「惜福」二字。

佛陀啊！願您保佑我們全家，保佑臺灣能早日反攻大陸，甚至保佑世界永遠和平！阿彌陀佛！

女弟子 趙文寧頂禮

趙文寧

嘉市大同國小 五年四班

林鳴育

偉大的佛陀：

我從小就敬仰您、尊敬您，我寫的信，希望您能收到。

昨晚和今天早上，我都用非常虔誠的心，向您禱告，不知道您聽到了沒有？現在，我也用最恭敬的心，來寫出這封信。

佛陀啊！我要感謝您，指示我們來到香光寺兒童才藝營，參加了「小作家」，最後，我有小小的願望，希望您能保佑我平安的把它做好，我的願望很小很小：我希望能日行一善，而且我妹妹生病了，希望她能快快好起來，最後一個小願望是希望：在學校的男生，不要動不動就拉我的頭髮。這三個希望，懇求您能保佑我做到。

弟子 林鳴育頂禮

嘉北國小 五年一班

彭鈺惠

敬愛的佛陀：

您好嗎？您住西方淨土快樂嗎？我有好多話要跟您說呢！

佛陀，您是我心中所敬愛的人，也是最慈祥的人，才有那麼多信徒供養您呀！佛陀，我告訴您，我有一些小願望，希望您能實現。(一)我希望弟弟能乖一點，不再亂打人、罵人，讓大家讚揚。(二)希望我祖父母的腳骨折能治好，不必再用笨重的拐杖了。(三)我希望我長大能開設一座圖書館，不必收半毛錢，使全國人民都能來看。因為我也喜歡看書。(四)我希望全球人民都能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不再有人過痛苦的生活。

健康快樂

弟子彭鈺惠頂禮

李明鴻

慈悲的佛陀：

您好嗎？聽說您最近很忙，所以特地寫信來向您問好。弟子我雖然有些皮，但却有顆悲天憫人的心。現在我有一個特大號的願望，願佛陀能施展法力幫忙。

最近常聽報紙說——非洲的依索匹亞的難民，個個面黃肌瘦，吃不飽，穿不好，當然住的就不用說了，看他們的小孩，有的失去雙親，有的餓成了一堆皮包骨，這種情景實在令人慘不忍睹，無法和現在的我們比較。

所以，願偉大而可敬的佛陀，保佑他們。和我們一樣，不但物質不缺乏，而且身心都健康。

弟子 李明鴻頂禮

嘉市蘭潭國中 一年級

林佑良

親愛的佛陀：

我是嘉義市蘭潭國中初一的學生，名字叫林佑良。親愛的佛陀，在我小時候，父母親就告訴我：「偉大的佛陀是無所不能的，若是你有困難，或是不了解的事，只要你誠心誠意的祈禱，再思考一下總是能得知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親愛的佛陀，不知您是否能聽到我的一個小小的心願。施展法力，使它實現。我的小心願就是將來能當一位救人的醫生。

在我許下這個小心願前我會經過詳細的考慮過。最主要的原因是有一天，我到醫院去探望正臥病在床的爺爺時，聽到一旁的病患痛苦的呻吟聲，當時，我的眼淚就不禁掉了下來。

所以，我誠懇的請求，希望您能讓我願望實現。

弟子 林佑良頂禮

嘉市大同國小 五年四班

黃信誠

親愛的佛陀：

您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而且您有一顆仁慈的心，許多的人都得到

我的暑假生活

管佩璇

我從台北到高雄舅舅家玩，星期五時，舅舅帶我們到嘉義去參加「香光兒童才藝夏令營」。

那天下午就舉行開營典禮，表哥跟我同一隊，表弟自己在另一隊，好可憐喔！不過他因此交到更多的朋友。

夏令營每天早上五點就要起床，晚上十一點才睡覺，實在有點受不了，每到了下午就會想睡覺。

最好玩而且最不會忘記的就是營火晚會了，節目有演佛陀傳、白雪公主……等，許多好看的戲。我們那一組演吳鳳傳及佛陀傳的最後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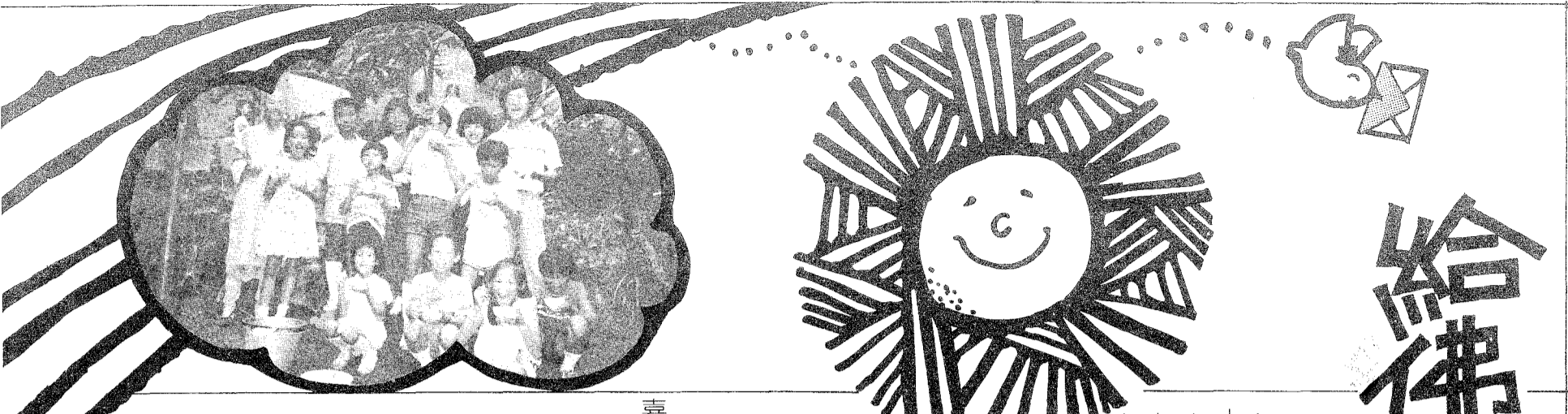
香光兒童夏令營讓我過了三天有規律的生活，也使我認識了更多的朋友，玩到了許多遊戲。啊！這三天的生活真快樂。

香光
兒童才藝營

徐秋蓮

當我第一天踏入「香光寺」的大門，對我來說一切是新鮮、陌生的，可是經過了三天的香光寺生活使我感覺到佛陀是那麼偉大，而且也讓我學到打坐、禮佛等……正確的姿勢；玩了最好玩的遊戲；唱了最好聽的歌；也學到捏泥土，作勞作、紙雕、畫畫。

而我記憶最深的就是「營火晚會」，各小隊節目都表演的很精彩，像第五隊有一位小男生跳芭蕾舞，還有新



輕舟已過萬重山

高雄師院 李安琦

二十一年的歲月，我就像一艘不著岸的迷航小艇，在浩瀚的宇宙中，試圖捉住一點屬於自己的東西，然而在這條充滿艱辛與迷惑的人生道上，對生命存在的意義，我有著太多太多的疑惑。

過去，我對「佛」真的一無所知，而且從沒想到有這麼一天會來到佛事中生活半個月，或許就像大師父說的，我和佛門是有分緣，而成就我這分緣的，應該感謝錦璋。印象中，師父都是很感嚴，且不苟言笑的，但當我踏進香光寺的第一步，知客師父笑嘻嘻地親切招呼，後來見了營主任、見品師父、見禮師父……等，個個笑臉迎人，我才知道原來出家師父也會張開嘴巴笑的，也是可親可敬的人。

前後五天的集訓過程，生活緊張而忙碌，二十幾個工作人員，分擔的工作相當重，對我們這群大小爺、大小姐而言，的確是相當大的考驗。前兩天由於睡眠不足加上飲食不適，猛拉肚子，到第三天真的有點支持不住，但是從大師父、營主任，到管醫藥的自備師父，每個人見到我都不忘問我好些沒有，那種真誠的關心，叫我幾度淚濕眼眶。八日晚上，大師父撐著病體，為我們講「如何豐富人生」，要我們每個人說說自己來服務的動機及期望，一時間百感交集，激動異常，眼淚不由自主奪眶而出，就在大庭廣眾下泣不成聲。九十分鐘的課程裡，一直控制不住眼中的淚，大師父告訴我好好使自已平靜下來，多給自已訓練和挑戰，慢慢克服這種心情。

付出、學習、成長路

香光行

我思、我見、我聞……

到現在我還在思索是什麼力量使我能夠工作了兩梯次，我想除了師父們那種無我的全然付出感動我之外，一定還有一股力量，那是源自我生命最深處的活力之泉，過去我不會發覺，也沒有機會挖掘，而在這次服務後，我知道自己有了潛力、有力量幫助別人，同時也懂得了什麼是「燃燒自己，照亮別人」。承認自己真的很累，而且手上、腳上滿是疤痕，但當大師父為我加持時，熱淚再度湧上眼眶，我知道自己已經找到了方向，心靈也找到了皈依。

第一次到香光寺最吸引我，震撼我的，是一幅畫，一幅真實的畫——在客廳裡，一對燕子闖進我的視線，它們自由自在的飛進飛出，好像無視於旁人的存在，只專注於享受飛翔的樂趣。記憶裡，上課中偶然闖進教室的飛鳥，總是驚惶不已的亂竄亂跳，有一次，有隻鳥兒竟撞破玻璃而一命嗚呼；而今眼前的牠們卻是那麼優雅，叫我怎能不心動呢？夏令營帶活動時，我好訝異師父們優雅的舉止，智慧的談吐，印象中的出家人是不問塵間俗事，不苟言笑，消極悲觀失意落寞與人群，與社會好像很遠很遠；現在若問我對出家人的感覺，我不了解什麼出世，什麼入世，但我覺得眼前的出家人不是不問塵間俗事，而是比我們多一份出世的心，他們奉獻自己於宗教上，從事於實踐悲憫的教化工作，希望每個人都受到佛陀的教化，香光兒童才藝夏令營便是在此宗旨下舉辦了。

輔導員集訓告一段落後，香光兒童才藝夏令營即將開鑼，以喜悅的心，等待小朋友來歡慶這第一聲。活動一開始，是全體通過道心門，從此拋開在家的自我，和大家融成一個體，快樂的生活、學習。兒童營一連串的活動，無不希望能帶給小朋友一個歡愉的假期。

營火晚會是最受小朋友喜愛的活動，為了晚會佛陀的演出，我第一次嘗試編寫劇本，也擔任導演的角色，可是我這導演却比小朋友還要緊張，臨上場前一直對他們叮嚀、萬囑咐，所有能安慰、鼓勵的話幾乎全用上了。戲上演了，我也無法專心欣賞，而是拿著劇本在場外遙控；再來××上場，××預備。一直到戲演完才鬆口氣，有的小朋友跑來對我說：「大姊姊，我剛才少講了幾句話。」看他一臉歉意，我趕緊安慰他：「沒關係，你演得很好。」其實演的好與不好並不重要，而是他們認真的態度最讓我感動！

回家時，經過一棟建築物時，我不禁嚇一跳，幾天不見的水泥牆壁，竟已貼上一塊塊瓷磚，變得煥然一新了。憐一會兒後，不禁莞爾，這些天來，我所遇到、獲得的，又何曾想到。難道這是一場夢嗎？可是在腦海裡所有一點一滴卻清清楚楚烙印在我的心中。

足跡

東海大學 廖家陽

就那麼偶然地，婆琦的一通電話，將我從萬里塵囂的繁瑣中，牽引到香光寺這個寧靜祥和的地方，展開五天新鮮的生活經驗。

因為我是第二次才來報到，心中多少有點忐忑不安，然而就在第一次的開會，我感受到師父們的平易近人，好像我們已是老朋友了，尤其是看到伙伴之間融洽的氣氛，且都很有心地在摘記師父交待的重要事項，由此可略窺這群伙伴，必是負責盡職的大哥哥、大姐姐。因我沒有參加過幹部，於是便加入營本部與見禮師父一起做文書的工作，在見禮師父的指導之下，工作進行很順利，合作得很愉快。

因文書需要記錄「活動現況」，所以就有機會常常到各活動會場，看活動運作，而感受此次夏令營熱鬧的氣氛。在團集會裡，小朋友愉快地與大哥哥們唱跳出「媽媽的話」，亦在「排七巧板」的智力遊戲中見到各小隊的團隊精神；佛學問答時，有些小朋友還問得很妙，譬如問，我們稱「吃齋」是不禮貌的，而要稱「吃素」；但是我們卻不稱吃飯的地方叫「素堂」而叫「齋堂」呢？這問題，嘿！我倒沒想過。

「才藝課」，乃是此次夏令營的活動重點，小作家班上的小朋友從聽到流水聲，就能用淙淙、波瀾洶湧等字眼來形容，亦能自己編出童詩來，佳卿小朋友這麼寫：「我心中有首自己編的歌兒，涼涼地像冰淇淋。」看到此文，就給我一種沁涼清新的感覺。在兒童ABC班裡，最後一堂課由師父錄音，小朋友每人均介紹自己中文、英文名字，並用英語唱一首歌或說出一樣水果名稱，錄好之後就播放給小朋友聽，他們聽到自己說英語的聲音，都非常驚喜，相信由於師父熱心的教導，必能使小朋友對學英語產生濃厚興趣，師父可真是他們英文的啟蒙老師，功不可沒。

結營前的加持儀式裡，大師父句句殷切期望的話語，更是深入我心，他要以我若進入司法界服務時，要以一顆公正、慈悲、憫人的心來對待所有與我接近的人，並帶給他們人生的活泉，這一番話也將成爲我以後待人接物的座右銘。

在香光寺雖然只是短短的四天，在我生命的足跡中只是雲泥鴻爪，但卻讓我看到人生的光明面，感受到佛家的悲懷，所有的師父都把自己的心奉獻出來，沒有怨尤，真的把佛陀的精神發揮到淋漓盡致，我慶幸自己能參加此次夏令營的服務，與許多朋友結緣認識，願我能把在此學習到的服務熱忱帶回家中、學校、社會，甚至整個國家，此刻我的心是豐腴的、喜悅的，也希望所有朋友都與我有同樣感受，阿彌陀佛！

這是一場夢嗎？

嘉義師專 董慧玲

我常常想這個世界是多麼奧妙，為什麼在千門萬戶中，我那麼巧合的投生在董家？為什麼那熙熙攘攘數十億人口裡，來自各方不相識的一群人會成爲同學？為什麼……太多的疑問，最後我只能歸之於緣份了。這次的「香光行」，也是我萬萬料想不到的，假若我不讀嘉師，不是貞澄的同學，也許永遠也不曉得香光寺這地方。

就那麼偶然地，婆琦的一通電話，將我從萬里塵囂的繁瑣中，牽引到香光寺這個寧靜祥和的地方，展開五天新鮮的生活經驗。

因為我是第二次才來報到，心中多少有點忐忑不安，然而就在第一次的開會，我感受到師父們的平易近人，好像我們已是老朋友了，尤其是看到伙伴之間融洽的氣氛，且都很有心地在摘記師父交待的重要事項，由此可略窺這群伙伴，必是負責盡職的大哥哥、大姐姐。因我沒有參加過幹部，於是便加入營本部與見禮師父一起做文書的工作，在見禮師父的指導之下，工作進行很順利，合作得很愉快。

因文書需要記錄「活動現況」，所以就有機會常常到各活動會場，看活動運作，而感受此次夏令營熱鬧的氣氛。在團集會裡，小朋友愉快地與大哥哥們唱跳出「媽媽的話」，亦在「排七巧板」的智力遊戲中見到各小隊的團隊精神；佛學問答時，有些小朋友還問得很妙，譬如問，我們稱「吃齋」是不禮貌的，而要稱「吃素」；但是我們卻不稱吃飯的地方叫「素堂」而叫「齋堂」呢？這問題，嘿！我倒沒想過。

「才藝課」，乃是此次夏令營的活動重點，小作家班上的小朋友從聽到流水聲，就能用淙淙、波瀾洶湧等字眼來形容，亦能自己編出童詩來，佳卿小朋友這麼寫：「我心中有首自己編的歌兒，涼涼地像冰淇淋。」看到此文，就給我一種沁涼清新的感覺。在兒童ABC班裡，最後一堂課由師父錄音，小朋友每人均介紹自己中文、英文名字，並用英語唱一首歌或說出一樣水果名稱，錄好之後就播放給小朋友聽，他們聽到自己說英語的聲音，都非常驚喜，相信由於師父熱心的教導，必能使小朋友對學英語產生濃厚興趣，師父可真是他們英文的啟蒙老師，功不可沒。

結營前的加持儀式裡，大師父句句殷切期望的話語，更是深入我心，他要以我若進入司法界服務時，要以一顆公正、慈悲、憫人的心來對待所有與我接近的人，並帶給他們人生的活泉，這一番話也將成爲我以後待人接物的座右銘。

在香光寺雖然只是短短的四天，在我生命的足跡中只是雲泥鴻爪，但卻讓我看到人生的光明面，感受到佛家的悲懷，所有的師父都把自己的心奉獻出來，沒有怨尤，真的把佛陀的精神發揮到淋漓盡致，我慶幸自己能參加此次夏令營的服務，與許多朋友結緣認識，願我能把在此學習到的服務熱忱帶回家中、學校、社會，甚至整個國家，此刻我的心是豐腴的、喜悅的，也希望所有朋友都與我有同樣感受，阿彌陀佛！

在香光寺雖然只是短短的四天，在我生命的足跡中只是雲泥鴻爪，但卻讓我看到人生的光明面，感受到佛家的悲懷，所有的師父都把自己的心奉獻出來，沒有怨尤，真的把佛陀的精神發揮到淋漓盡致，我慶幸自己能參加此次夏令營的服務，與許多朋友結緣認識，願我能把在此學習到的服務熱忱帶回家中、學校、社會，甚至整個國家，此刻我的心是豐腴的、喜悅的，也希望所有朋友都與我有同樣感受，阿彌陀佛！

記一次殊勝因緣

嘉義師專 曾俊凱

這次參加香光兒童才藝夏令營，是因爲當了慈光社社長再加上貞澄學妹的相邀，才有因緣來到香光寺。承蒙營本部諸位師父們的器重，要我充當小隊輔導員，儘管自己還是怯怯的，但師父們的期盼與熱忱，使自已不得不硬著頭皮接下這份職事。說是兒童才藝營，倒不如說是大朋友們的學佛營——集訓期間除了活動設計外，打坐、拜佛、誦經、上課、佛門禮儀的學習，漫長又緊湊的課程，真夠豐富的！我真懷疑師父們的腦袋如無盡寶藏樣樣精通。尤其是聽了上悟、因法師「如何豐富人生」的開示後，使自已更加肯定：要必須付出相當代價的，帶活動，我沒有疲勞厭倦的感覺，即使精疲力盡，當小朋友叫一聲：「大哥哥」，一切的倦意早就拋到九霄雲外了，精神亦爲之一振。

在三天的活動中擔任顧問，只認識幾個小朋友，而看到各個小隊輔導員有那麼多的小朋友圍繞著，真是羨慕極了，我多麼希望能當個「一小」隊輔，而不願當個「一大」顧問，雖然我一直站在台上發號施令，領導著所有活動的進行，我沒有稍微忘記我的職務——團隊、秩序、守時、守分，但內心却吶喊著我要與他們玩在一起！許是師父的精神感動了我，抑是佛菩薩給我「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鼓勵，第二次梯次我仍當顧問，心情較第一梯次自在多了，兩梯次的夏令營，都非常順利成功，也都圓滿的結束了，下山時，我告訴大師父：「明年的兒童營，請通知我，我一定再回來這片激發生命光熱的園地……」。

